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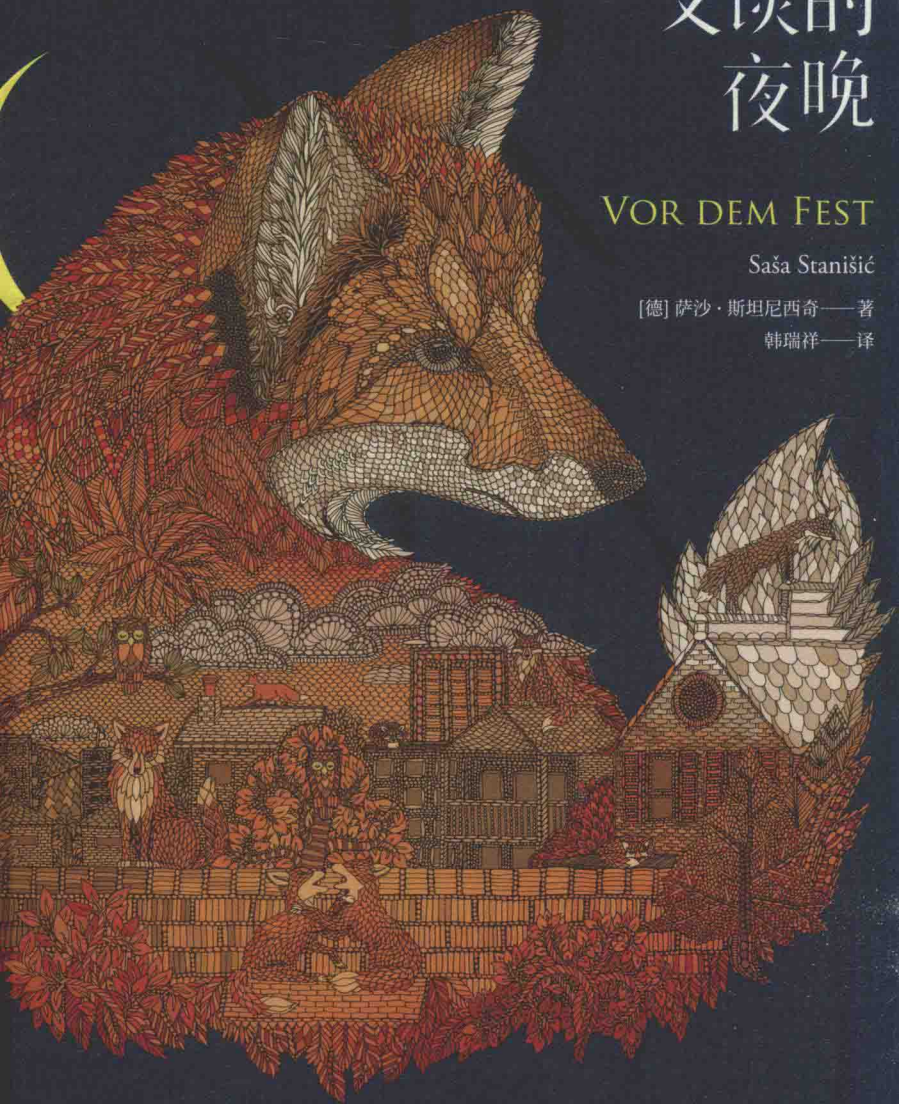
# 我们与祖先 交谈的 夜晚

VOR DEM FEST

Saša Stanišić

[德] 萨沙·斯坦尼西奇——著

韩瑞祥——译



文  
景

上海人民出版社

Horizon



# 我们与祖先 交谈的 夜晚

VOR DEM FEST

Saša Stanišić

[德] 萨沙·斯坦尼西奇——著

韩瑞祥——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

[德] 萨沙·斯坦尼西奇 著

韩瑞祥 译

---

出 品 人：姚映然

责任编辑：杨 沁

营销编辑：杨 朗

装帧设计：安克晨

封面插画：Claire Scully

---

出 品 人：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责任公司

(北京朝阳区东土城路8号林达大厦A座4A 100013)

出版发行：上海人民出版社

印 刷：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制 版：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

开 本：850mm×1168mm 1/32

印 张：12.5 字数：195,000 插页：2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ISBN：978-7-208-15838-2 / I · 1819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德)萨沙·斯坦尼西奇著;  
韩瑞祥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ISBN 978-7-208-15838-2

I. ①我… II. ①萨… ②韩… III. ①长篇小说—德  
国—现代 IV. ①I51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080770号

本书如有印装错误,请致电本社更换 010-52187586

译

歌德学院(中国)  
翻译资助计划

## 译者前言

移民文学（Migrationsliteratur）成为当今德国文坛上一个备受关注的文学现象，一批又一批脱颖而出的移民文学作家为当今德国文学的发展不断地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使之形成了多元并举百家争鸣的态势。这些移民文学作家立足于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文化语境，以独具特色的观察视角和艺术形式，表现了对现实生存的思考、对各种社会问题的关注和对人类未来的担忧，极大地丰富了当代德国文学的艺术表现力。尤其从赫塔·米勒 2009 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以来，德国移民文学越来越引起学界和读者广泛的重视和解读。当代德国作家萨沙·斯坦尼西奇（Saša Stanišić, 1978—）堪称这种移民文学新生代的杰出代表。

斯坦尼西奇出生在波斯尼亚小城维舍格勒，父亲是塞尔维亚人，母亲是波斯尼亚人。1992 年，在波斯尼亚战乱中，他与父

母亲逃亡到德国海德堡，并从此定居在德国。他从小就受到不同文化的熏陶和影响，这也为他后来与众不同的文学创作奠定了深厚的基础；而刻骨铭心的青少年经历成为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在斯坦尼西奇看来，移民背景是其文学创作形影不离的“双影人”，写作就是要把人生最深切的经历与独特的叙事方式融合成具有张力的艺术图像，使之饱含历史的底蕴和时代的活力。早在海德堡大学上学期间，斯坦尼西奇就开始在德国文坛上崭露头角，他那“只有踏上文学创作之路的童年梦想越来越不可阻挡地变得更强烈”（斯坦尼西奇）。2005年，这位文坛后起之秀的短篇小说《我们在地下室里玩什么……》（*Was wir im Keller spielen...*）成为当年巴赫曼文学奖的有力竞争者。这部小说从一个儿童视角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南斯拉夫战争给人们所造成的身体和精神创伤，先后获得了多个文学奖项。2006年，斯坦尼西奇发表了他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士兵如何修理留声机》（*Wie der Soldat das Grammophon repariert*），开始在德国文坛上绽放异彩，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在这部带有自传色彩的小说中，作者形象地刻画了一个来自波斯尼亚的年轻人的形象。主人公跟随父母逃亡到德国，可在这个陌生的新家乡，他却无所适从地逃脱到一个由故事和回忆组成的挥之不去的世界里。小说叙事既富有诗意又诙谐幽默。这部小说一问世，立刻就得到批评界的青睐，成为经久不衰的畅

销书，很快就被翻译成了 30 多种文字。斯坦尼西奇因此先后获得了德国图书奖最终提名奖（2006 年）、不来梅城文学奖（2007 年）和沙米索文学奖（2008 年）。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Vor dem Fest*, 2014 年）是斯坦尼西奇发表的第二部小说。2013 年，这部当初名为《安娜》的小说手稿就赢得了著名的多布林小说奖，随即又获得了莱比锡书展大奖，而且当年也被提名德国图书奖。《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被誉为当年德语文坛上“令人耳目一新的事件”。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讲述的是一个当年的东德小村庄的故事，它所叙事的时间仅仅是当地的传统节日——安娜节的前夜。小说没有单一的主人公和情节结构，而是在时空交错的叙述主线上，断片式地勾勒出了发生在这个地方一个个看似微不足道的事件以及活动在其中的形形色色的小人物。作者从一种若即若离的多层叙述视角出发，采取了有分有合、融合贯通的表现手法，成功地将这个小村庄的现实与历史编织成一个层次丰富的马赛克图像，使得真实的发现与艺术的虚构在其中相互承载，相得益彰，创造了二者之间天衣无缝的平衡；一个小地方、一个个小事件和小人物既相互独立，又相互交融，自然而然地汇聚成一个相映成趣的现实生存众生相。作者在这里试图“通过观察和虚构去拯救所失去的生存中可以拯救的一切东西”（《法兰克福汇报》）。

可以说，斯坦尼西奇以巧妙的叙事方式唤醒了一个封闭的小世界，描写了它的美丽、悲哀、空虚和力量。读者在这里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小村庄那平淡无奇的现实深深地承载着启人深思的大千世界，一个个穿插其中的真实与虚构的历史事件无不蕴含着对现实的深刻启示。

小说开头一句话，既像是告别，又如同挽歌：“我们好悲伤。我们再也没有艄公了。”实际上，这是作者赋予小说叙事的基调。艄公这个人物在小说中扮演着一个穿针引线的重要角色，他虽然是一个已经成为历史的世界的原型代表，但却贯穿于历史与现实叙事的交织中，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又是现实生存的镜像。可以说，这部小说是斯坦尼西奇为这个具有代表性的小村庄菲斯滕费尔德唱响的一曲挽歌，因为他在其中看到了统一后的德国人生存中被人视而不见甚或故意掩饰的东西。作者在这里很有创意地汇聚了一群原型人物，描写了他们的工作和习惯、他们的语言和情感世界、他们的希望和绝望。这些经历不同的人物共同生活在一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小世界里，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寻求与命运抗争：施拉姆先生是孤独无望的代表，他是退休的前东德国防军中尉，孤身一人，与突变的现实格格不入。由于生活拮据，他靠着打黑工勉强度日。对他来说，摆在面前的出路不是立刻自杀就是慢慢通过抽烟了此一生。在万般无助的节日前夜，他遇到了一个



名叫安娜的女子，两个此前并无太多交集的人似乎立刻形成了一个感人至深的命运共同体。耄耋之年的女画家是这个村庄饱经沧桑的孤独者。1945年，她从家乡逃亡到菲斯滕费尔德。她在这里躲过了战争灾难，在藏匿的岁月开始学习绘画。她以自己的绘画见证了这个村子被占领时代、东德时代和柏林墙倒塌后的时代的兴衰沉浮，描绘了这个村子不同时代的各种主人，记载了这个村子的历史发展、变革和延续。然而她却“永远只能描绘她知道的东西”，始终无法在画面上留下这个村子那捉摸不透的夜景，因为在村边那平静的湖面下似乎有深不可测的暗流在涌动。施韦尔穆特夫人是“故乡博物馆”的守护人，她竭尽全力要保护家乡的历史资料，费尽心机重新撰写出家乡一个个早已遗失的历史片段和传说，借以挽救日益走向衰亡的家乡传统。然而，这些支离破碎的家乡历史也只能尘封在故乡博物馆的地下室里难见天日。当年东德的邮递员迪茨舍先生一直被怀疑曾经是秘密警察，负责监视人们的信件来往。柏林墙倒塌后，无论他怎样试图去证明自己的清白，都难以得到宽容和谅解。他要靠养种鸡安分守己地生存，堂堂正正地做人，但他的一切善举都会被认为是别有用心，死不悔改。他无可奈何，只能与音乐为伴，与他的鸡群为伍，孤独绝望。从整个人物布局来看，小说所描写的一个个小人物都是些形形色色的个体，虽然他们寻求生存的行为方式各不相同，却

无一例外地承受着同样的命运，他们无疑是一个时代的亲历者和见证者。他们的结局或许正如小说中所说的，在这个地方，“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于出生的人”。

《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是一部耐人寻味的小说，一个个小人物、一个个小事件穿插在一个小地方的历史与现实错综交织的叙事中，一个个神话、一个个传说点缀其间，它们互为依存，互为镜像，别有洞天。作者在这里以细腻的语言、真切的图像和细小的情节惟妙惟肖地勾画出那刻骨铭心无法言说的东西。整个叙事游刃有余，张弛有致，形散而神不散，情感真实而不多愁善感，幽默而不嘲讽。更值得关注的是，作者在这里打破了传统的叙事方式，叙述者是多视角多层次的“我们”，是这个村子本身，像一个多声部的、穿越时空的叙事群体，时而在遥远的过去，时而在当下，有时显得有点干巴，但始终不乏诙谐与幽默。可以说，叙述者“我们”的声音来自这个村子的深处，来自位于其旁的两个湖里，来自故乡博物馆的地下室里，来自菲斯滕费尔德的角角落落和一草一木，同样也来自它那逝去的过去；小说的叙述如同一部美妙的交响曲，让韵味无穷的回音久久地萦绕在读者的耳旁。这种别具一格的艺术构想自然使得那一个个令人感同身受的小人物及其命运在读者的心灵里活灵活现地汇聚成了时代的生存图像。毫无疑问，小说《我们与祖先交谈的夜晚》以独具匠心

的想象再现了一幅不同寻常的艺术画面，既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又饱含对现实的警示。这是一部会深深触动读者审美心灵的好作品。但愿这部小说也能为中国读者带来阅读的愉悦。

这部小说的翻译受到德国歌德学院北京分院的资助，译者也于2018年7月应德国欧洲翻译学院（Europäisches Übersetzer-Kollegium）之邀在那里驻站一个月，有机会与作者和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进行直接交流，解决了翻译中的诸多疑惑，在此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与此同时，译者也期盼同仁和读者不吝赐教。

韩瑞祥

2019年3月于北京

那晚月光照进千禧年除夕，  
你的每个微笑都温暖了我。  
我愿守护你直到生命尽头，  
愿与你共度余生。 献给卡嘉

所有爱你的人（永远爱你的人）

自从开天辟地千百年过去，  
你的每个祖先都幸存于世，  
父母呵护备至把生命传给你，  
要多幸运才会有这样的事？

街头嘻哈乐队《在悬崖边上》





我们好悲伤。我们再也没有艄公了。艄公死了。两个湖，没有艄公。如果你现在要去那些岛上，那你就得有一条小船。要么你是一条小船。要么你游泳去。可话说回来，当冰块在浪涛里啪嗒作响，如同有一千支铃管的风铃，你倒是可以游一游试试。

理论上，你可以围着湖步行，一直沿着湖边，但我们却忽视了那条小道。地面泥泞，木板小桥腐朽，风雨飘摇，灌木荆棘密密麻麻，四处蔓延，齐胸高，拦住了你的去路。

大自然夺回了属于它的东西。人们恐怕会在别的地方这样说。我们不会这样说。因为这毫无意义。大自然变化无常。大自然是不可信的。凡是你无法相信的东西，那你就别对它品头论足了。

在席尔克庄园的废墟下方，湖水柔情地拍打着公路，有人把



废弃的家什乱七八糟地丢到湖边。有一个冰箱陷入泥泞的湖滩，里面还有一盒金枪鱼罐头。艄公给我们讲述了这样的情形。他大为愤怒，并非像一般人那样是因为垃圾，而是因为金枪鱼。

艄公现在走了，谁还会给我们讲述湖边会发生什么呢，我们不得而知。谁会说得如此美妙呢：“湖水在那里柔情地拍打着公路”，“那是来自遥远的挪威海里的金枪鱼”。只有艄公们才能说出这样的句子。

自从柏林墙倒塌以来，我们就再也想不出什么美好的表达方式了。艄公善于讲故事。但你可别以为，我们会去询问，没有了艄公，这个变得更深的深湖抱着什么样的看法，或者去询问那个淹死了艄公的大湖怀着什么样的动机。

艄公是怎样溺水身亡的，没有人亲眼看见。这样更好。当有人溺水时，你还想要看到什么呢？那种情形当然触目惊心。他肯定是在晚上把船划出去了，湖面上浓雾弥漫。黎明时分，有一条小船漂在水上，空荡荡的，徒劳地等在那里，犹如要说声道别，但却看不到人影。

潜水员来了。施韦尔穆特夫人为他们准备好了咖啡，他们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望着湖面，然后潜入湖里，把艄公的尸体捞了上来。一伙魁梧的男子汉，头发金黄，寡言少语，说话只用命令式，把艄公的尸体装上了船。他们穿着紧身潜水衣，一身黑，笔